

## 第壹章 緒論

『問題被鑲嵌在我們的生存結構中，總是解決了一個另一個又尾隨而至，這是從出生到死亡不變的定律(Emery, 1993, p. 305; 引自 Haaga、Fine、Terrill、Stewart & Beck, 1995)』，問題解決是每個人生命中每日必經的試煉，也是營構健康與生活品質的終生課題。

誠如 Krumboltz (1965) 所述：『諮商之所以存在是基於人們總有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前來，他們相信諮商師會在解決問題上給予協助。因此諮商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個案解決需要被幫忙的問題上提供協助 (pp. 383-384; 引自 Heppner & Petersen, 1982)。』臨床上，個案總是抱著使其困頓、滯足無法前行的問題前來尋求指引一條明道，他們或許在這些問題上已經奮戰多時、心力交瘁、或許缺乏可行的辦法而躊躇不前、一籌莫展，協助個案解決問題不但成了建立治療關係的首途，更是療癒個案心理健康的重要關鍵。

在台灣，有關『問題解決』的研究相當多，研究的範圍包含自然科學、邏輯問題、數學問題（例如，林奕宏和張景媛，民90）或創造性問題解決（例如，王精文和洪瑞雲，民88）等等，但這些『問題』的研究對於臨床實務所能提供的助益較狹窄，因為這些研究使用的是特定的、實驗情境所嚴格控制的問題，有別於生活中時時刻刻存在的問題。D'Zurilla與Goldfried (1971) 率先提出『社會問題解決 (social problem solving)』（D'Zurilla & Nezu, 2007）一詞，指涉發生在『真實生活』中的問題解決。D'Zurilla與Goldfried使用『社會』一詞並非為了限制問題解決於任何一種特殊型態的問題，而是用來強調兩點，一、所關注的是真實生活社會情境中發生的問題解決，二、將真實生活的問題解決視為社會學習歷程與社會技巧 (D'Zurilla, 1986; 引自 D'Zurilla & Nezu, 1990)。

社會問題指稱的是日常生活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包含非個人、個人、人際、社區及社會等問題(D'Zurilla & Nezu,2007)。D'Zurilla與Goldfried (1971) 將『社會問題解決』描述為五階段的歷程，第一階段為與問題解決動機有關的『問題定向』，是指個體面對問題情境時的一般性認知-情緒-行為反應，此反應根基於個體過去對於問題及問題解決的經驗，這個一般性的反應組合會影響個體對特殊問題情境的知覺、評估，更會促進或抑制問題解決的表現；後四階段為『問題解決主體 (problem-solving proper)』，是個體針對特定問題企圖尋找適當解決方案的歷程。問題解決主體包含四項問題解決技巧，分別為定義與界定問題、產生替代方案、作決定、解決方案執行和確認 (D'Zurilla & Goldfried, 1971; D'Zurilla & Nezu, 1990)。

目前常用的社會問題解決評估工具之一為社會問題解決量表 (Social Problem-Solving Inventory)，其立基為D'Zurilla與Goldfried (1971) 所提出的社會問題解決概念，並基於後續D'Zurilla與Nezu對社會問題解決的概念提出修正而編製的量表，其目前最新的版本稱作『社會問題解決量表-修正版 (Social Problem-Solving Inventory-Revised，以下簡稱SPSI-R)』，將社會問題解決分成五個向度：正向問題定向、負向問題定向、理性問題解決風格、衝動/粗心風格、逃避風格。此量表為由理論出發，據實徵資料修訂而成的工具，是被廣為使用的社會問題解決測量工具之一。D'Zurilla與Nezu (2007) 也指出SPSI-R在臨床衡鑑及治療上的意義，以上述五個向度的區分，治療者可以評估個案在社會問題解決歷程上的個別差異，根據其不足，治療上可以使用的策略為：提升正向問題定向、降低負向問題定向、增進理性問題解決風格、降低衝動/粗心風格、避免逃避風格。

基於華人社會問題解決的研究與臨床實務上，缺乏一項有效度的工具，發展、驗證中文版的SPSI-R可為本土研究在社會問題解決上提供客觀的工具。因此本研究嘗試發展中文版的SPSI-R，以驗證此量表的潛在因素結構之跨文化穩定性及特殊性為主要研究旨趣。此外，本研究也加入憂鬱

及壓力兩變項的測量，以瞭解社會問題解決與憂鬱的關係，及在壓力與憂鬱的關係之間，社會問題解決所扮演的角色、運作方式及對個體適應的影響。